

首獎

最淺的抵達

宋家宏

奶奶離開的時候，我在寺裡認識了一個小師父。

我和姊姊牽著手，聽從父母的話，踩著佛堂旁陡斜的樓梯，一階一階地爬上五樓，小房間飄著香灰和陽光，我們和其他同樣等待父母的孩子坐在一起。

在某個等待的日子裡，笑容膨鬆軟和的女師父領著一個小師父走進，打斷進行中的遊戲，嗓音帶笑地說她會負責照顧我們。小師父會在遊戲的過程中用簡白的語句和還是幼童的我們講佛法，有些容易理解，但大多讓人朦朧。

那天小師父握著我的手，像攀附，領著我畫出一隻扁扁的猴子，小猴的尾巴勾著她的手指，我聽見聲音從頭頂飄來，像每個夏日午後從遠方飄來的烏雲。

我想不到她的臉，卻記得她灰藍袍角和柔韌如柳條的指與掌，還有青澀遙遠的聲音，像昨晚下的雨，輕輕敲擊在窗上，接著留下一些痕跡。

我記不清那天佛經的原文是什麼，小師父講了哪些故事，做了哪些遊戲？她是不是說了由父親生愛，母親生恨呢？我不確定，但現在卻常常想起，想到那條陡峭的樓梯和午後陽光灑落的小房間，想到小師父雨一般的

嚟，有些事想著想著就會是真的，我看見灰塵散在空中，輕薄地落在掌中。

我不覺得母親憎我，她只是疲乏。

任何人離開家太遠太久都會使人感到疲乏，母親有許多身分，例如家裡的五斗櫃裡就放著她兩個國籍的身分證，但有些身分讓她喪失自己站立的地方，她先是蜷起一隻腳，像隻正熟睡的紅鶴，沉默且獨立，再後來便縮起另一隻，用一種緩慢均勻的速度，等我發現時她已經撐在空中岌岌可危。

母親在家鄉的身分證不被允許，不知道從哪年開始兩個國籍的身分證只能選一個保留，所以她回去時悄悄的，辦文件時也悄悄的，我聽見她嚴肅的再三叮囑舅舅不能和承辦人員提起她有臺灣的身分證，但她在這裡的身分同樣敏感，有時候會有人笑她的口音，雖然母親說不在意，但可以聽見母親的聲音像退潮般，越來越遠，不只一次我看見她對著不禮貌問題尷尬無措的微笑。小時候幼稚園同樂會要家長準備一道菜帶去學校，希望是媽媽，要因應母親節。我將這件事告知母親，在同樂會的前一天她一個人上市場，回家時出了滿身汗，手上掛滿紫色紅色的塑膠袋，每走一步便窸窣作響，向街上的每個人提醒她的存在。

午後陽光沉默的將她籠罩，使得汗水晶瑩，母親抬出平常用不到的大蒸籠，將自己關在廚房裡一下午，她並不擅廚事，但我仍聽見細微的歌聲從抽油煙機轉動的空隙間傳來，母親的歌聲在我的記憶中似乎不存在，對此我感到異常興奮，胸口鼓脹，於是我縮在樓梯轉角，從蒸籠散出的煙霧中試著找到母親藏在其中的臉，溼溼熱熱的煙將她的五官蒸得疏鬆溫暖，母親做的這道麵條並不經常吃到，因為做工費時且耗力，我至今還不知道臺灣如何稱它，問爸爸時他只是咬著麵條說不知道。

隔天我們將一大盆麵條搬上車，母親將它穩當地護在懷裡，嘴角笑得自豪，到達幼稚園後我將自己的名字寫在老師發的紙卡上，紙卡邊圍著淡紫色小花，我將它放在母親做的麵條前面，但當我結束表演回去時，那盆

麵似乎沒被動過，像岸邊的礁石，好多人湧來卻碎在岩邊，堆積在兩旁。空氣中掛滿了嘻笑和冷凍油炸雞塊的味道，爺爺坐在母親旁邊拍著我的背，我轉頭望向爺爺，發現他和母親都望著前方，但我不知道他們的眼前有什麼。

即使過了用餐期間整鍋麵還是像剛煮好一樣，只在頂端微微缺了一角，像少了半塊牙，只有我們家的人裝在碗裡，麵條在碗中形成一座小丘，我們在上頭如涉水般行走。

母親沒有說話，只是一直微笑，但微笑是那麼稀薄，輕巧地落地便碎裂，直到現在我仍不知道母親嘴角的笑究竟包含著什麼，似乎心虛似乎委屈，但我仍然記得整個晚上我沒有吃過別人母親做的菜。

晚會結束的那天晚上，我看見母親坐在僅點了一盞燈的廚房，捧著那盆麵細碎地吃，小口小口的像是鳥類啄食，八邊形的木餐桌將母親牢牢困在其中，安靜稀薄的像一張影子，我緩緩地走向母親身邊，但她只是露出了一個疏鬆的笑，只是我始終覺得母親是在哀哀地哭。

同樂會結束後沒多久就是暑假，母親將我的暑假拉長，我們坐著飛機，到了黃土飛揚的地方，後座的女人握著她懷中孩子的手指捏著嗓對他述說，飛機即將降落時母親看著窗外笑著說這是她的家，對此我感到疑惑，但母親的臉孔是那麼滿足，好像她總算笑出，於是我細弱地問著母親那我們家呢？母親沒有回答我，只是微笑看著窗外，我不確定是因為壓力造成的耳鳴堵住我的聲音，使母親未聽見我的問題，還是其實是母親長久以來都患著耳鳴，以此來阻塞自己，拒絕聽到聲音。

機場裡的冷氣讓空氣結在那裡凝滯不前，吹得人鼻腔乾澀，母親緊握著我的手，手心汗涔涔的，雙眼是令人驚訝的明亮，像其中掩著細碎的火花，熠熠生光。經過幾趟轉車後我們便來到矮小的水泥房，好多人走來摸我的頭和手，門前的大黑狗蠢蠢欲動，我害怕地顫著聲音問母親爺爺什麼時候會來接我們呢？爺爺一個人在家

一定很想我們。母親說沒關係的，她也是一個人。

我記不清那年暑假在外婆家發生的事，留下的碎片偶爾會讓人疑惑它的真實性。但往後的幾年家裡出事，爸一年一年的去大陸工作，母親卻未曾再回到她的家，她搖搖擺擺地學會騎機車，在沒駕照時仍然騎著笨重的棗紅二手機車去加工廠上班，偶爾會在半夜聽見老舊的引擎聲拖拽著代工回來。隔天起床會看見成堆的代工像聖誕禮物出現在客廳，但母親又已早早地出門，她說不趁現在有貨的時候多做點以後就沒了。她會在桌上壓下當天要完成的家事和代工進度要我跟姊完成，母親將最常帶回來的代工稱為閃電，現在想來應是電路板的一種，在軟板上貼十個閃電就完成一張。我和姊會先將貼紙外框剝下，剩閃電在上面，這樣母親半夜從加工廠裁完燈管回來後可以加快她貼的速度。我覺得她應該是疲乏，沒有多餘的力氣再完成其他事或感情，所以偶爾見到我們的時候才不會笑，母親回家後多沉默地走進做手工的小房間，因為省電所以僅開一盞小小的檯燈，母親靠著這盞燈撐起一片遼闊的夜。

夜裡上廁所時會聽見九二點七的廣播聲從小房穿過靜默爬出來，我站在門外往房間裡看去，母親的影子會在白牆上微微晃動，她低頭無聲但迅捷地做著兩塊錢一張的手工，我不知道是影子將母親吃掉，或是母親自願走進的，漸漸長成影子的母親，把我和姊，把我們，都遺留在黑的外圍。

後來爸帶著他碎成片的腿骨和理想坐著輪椅回來了，腳斷掉的爸上下樓梯只能用坐的，一階一階地坐下去再坐上來。母親會站在樓梯口看著他，但爸即使失去行走的能力卻仍舊有行走的意志。在腿傷痊癒以前，爸就又帶著他的雙腳和重釘起的理想回到大陸，生活似乎沒有好起來，但也沒有變壞，母親還是在夜裡回來，爬上三樓的小房間，門虛虛掩上，桌上的檯燈遮蓋一部分沉默，這時候我發現被遺留下的原來還有母親。



大學畢業後我離開中港路的小島，走進地底這座小小的城，每日每日順著紅色的線行走，等著列車停靠，像是貨物一批一批地走進它魚龍般的體腔。腔內的人眼角都掛著同樣的支離，我轉頭望去，連結處上下晃動，看不見底。時間被大塊地標記起來，懸宕在那裡。

書包每天都很重，我逃難一樣的把所有東西都放進去，走進教學大樓進行一場又一場沒有謎底的猜謎，沒有盡頭的談話始終圍繞著相同的核心。隔壁的同學誠懇地問我都寫些什麼呢？寫這個的都有另一顆腦袋。走回紅線的路上我才發現原來自己隨時想逃離這裡。

有時候母親會傳訊息來，你什麼時候回來？月底了這星期會回家嗎？接著電話就會打來，母親的聲音穿過喇叭連進耳腔，聲音斷斷續續的，這時候只要轉頭就會看見母親的影子，即使離開，我還是生活在影子的陰暗面，像一場黑，隨時都會無聲地下來。

然後我會離開紅線，排泄般離開魚龍的體腔，和周圍同樣沉默的人轉搭上一臺南下的車，離開這座飄浮的城。

爸在飯後召集我們，說要開家庭會議。他拿起遙控器，關掉電視，然後開口。

「我們應該要離開這裡。」

爸的話像鑰匙，輕巧的將空氣鎖了起來。我聽見母親說話，爸和母親打起網球般你來我往，在好幾個折返之後空氣又沉澱了下來。

爸說要把房子賣掉，給我和姊一筆錢，看我們想怎麼樣，是要和他們一起回外婆家還是留在臺灣都隨便。

大片的沉默後母親的聲音淡淡的飄起，她說爸都不想，回臺灣後也不安分，無論回來多久還是一直想回大陸。爸說要回家妳應該很高興，妳應該要高興，不能見識淺薄的一直留在這裡，我在說都沒有在聽，在這裡

沒有未來，隨時都會打起來，我一直說都沒有人理，馬上就會打起來，真的打起來會很慘。爸的話像積木，一層一層往上搭。母親把頭埋進雙臂裡，變成一隻駝鳥，尖銳地喊談不下去。

於是積木嘩啦啦全倒了，言語撒了一地，母親起身，踩著這些積木走進從前做手工的小房間，留下沉悶的痛。

我隔著門跟母親說妳還好嗎？妳怎麼辦？她說你不用管我們。先是你，再是我們，最後他們。我從來不在誰的我們裡。

母親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點了燈，細弱的光從門上的馬賽克玻璃磚上透了出來。我站在光的背面，感受到一種強硬的冰涼，突然發現這次是真的，無論是誰都把我留下了。

隔天大家像無事發生般生活，像是在表演一場拙劣的馬戲，我們吃飯、打掃、聽母親打電話回家，看電視重播的綜藝節目，再被主持人逗得東倒西歪。晚上爸載我去轉運站搭回去的車，母親站在門口，問東西是不是都帶了。我沒說話，她說下次回來是什麼時候，我说不確定，但我其實想說我一直被留在這裡。

轉運站裡堆著一群一群的人，大家像是羚羊般群聚，安靜地啃食自己，也有些很吵鬧，雀鳥拍翅那樣，鳥羽落了滿地，爸在這些間隙裡將手提行李交給我，告訴我好好想一想他說的話，接著我們格式般的互相說再見。

我們井然有序地驗票上車，巴士緩緩啟動，窗外的光亮都在倒退，散落在座的人低著頭睜著各自的夢，司機將車廂內的燈調暗，一旦習慣黑暗就不在乎是不是有光，一切懸吊在半空，路邊的群山都嚴肅起來。我戴上耳機，想到幼年攀附在我手上的手指，和布滿光屑的午後，那場青澀遙遠的聲音，告訴我憎恨由母親所生。

我不覺得誰恨我我說，只是因為疲乏，所以我們才覺得疼痛。

作者介紹

宋家宏

宋家宏，筆名宋臨同，一九九九年生。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北教大語創所應該會畢業。曾獲東海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喜歡散文，仍在努力學著寫小說。

本來想好好地說一段話，但最後都會繞回好想要一間臺北小套房。

評審意見

周芬伶

彷彿是場漫長的旅程卻無法抵達，文章的線路埋得很長像是心靈成長史；架構時空偏大，但首尾一貫，通體相符，文字看似輕淺卻精細淡雅，文筆低抑而含蓄，卻因此情韻格外悠長。

作為陸配之子，如漂浮之根被隔離區分，或逃或留下是無法擺脫的命運，但她不恨母親，為母親解釋一切只因她太疲倦——無法接受無法原諒的絕望，為什麼選擇接受、原諒？源於她不信「父親生愛、母親生恨」的佛理，因此開頭的小師父的說理很重要。從幼稚園開始，她認識的小師父告訴她由母生恨的道理，當母親用心煮的麵在同樂會中，幾乎沒人動它，她選擇只吃母親做的麵；當父親回大陸時，母親被留下，她知道最後被留下的會是自己。留下即再度被隔離與放棄，但她不恨母親，因她能體會她的絕望、疲於奔命。不恨，不代表原諒，也不代表完全接受，而是忍讓，傷痛因此而生。母親從遠方來要回遠方去，永無抵達即是最淺的抵達。母女原是一體，最後終將分離，這是旅行的終站，但願永遠不要到達。

在抒情美文的正統地位動搖的當下，作者挾帶著時代議題、宗教省思以擴大大意境，淡筆寫濃情，輕鬆駕馭骨肉亂離的大題材，能開新局，別具意義。